





南湖先生文選

古吳丁奉獻之著

玄孫孺端編輯全

弟汝

驥訂



史論

三皇之世

今不如古中古不如上古上古質而已矣中古質而
文後世文而偽自中古至後世好文好偽其弊日滋
而彛倫之在人心未嘗頃刻亡也矧質而已矣之際
不為文所亂不為偽所汨而彛倫之懿一何純且全

丁史音之選 卷之五
歟史氏於三皇之世乃謂人生之始與禽獸無異知
有母而不知其父知有愛而不知其禮愚於是駭其
言之荒也竊嘗以理折之彼謂人生與禽獸無異一
不想禽獸之中虎狼且知父子矣人生之始靈性不
不虎狼若耶况既知有母既知有愛則此知者人之
良知所謂孩提無不知者也以此良知之天處此淳
龐之世顧如安祿山有母無父之說耶又况三皇兄
弟衆多則其以兄弟處父子身先教化以矣故天皇
則詹泊無為而俗自化人皇則政教君臣所自始彼

無父之人不容於後世乃容於三皇耶觀此則史氏
之言必非君子之言也或曰亢倉子之語也嗚呼誣
三皇滅父子所謂與禽獸無異者亢倉適以自狀矣

顓頊曆宗

劉氏道原外紀序述太史公曰黃帝以來去古益遠
衆言不本於經夸者務為詭誕然則厭詭誕者道原
之用志乎是以其紀顓頊也曰帝作曆以孟春之月
為元是歲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是曆元之
得其正也信乎萬古之準的矣繼乃曰冰凍始泮蟄

蟲始發。鷄始三號。是蓋欲懲乎詭誕而遂失於庸凡。何足以究天道哉。彼所謂三始者。乾坤之常理也。亘萬古如一日也。不待朔旦之春。五星之會而始然者。也。蓋高陽以前。盤古以後。有寒暑。有萬物者。約四萬六千年矣。四萬六千年間。冰未始凍而凍未始泮。耶。蟲未始蟄而蟄未始發。耶。雞未始號而號未始三。耶。按顓帝為曆宗。論曆者不可不審其時。若曰冰泮蟄發。雞號。以見其時之應候。則可矣。若皆以始為言。則吾未信三者之始於是也。

許由

堯讓許由之事。莊子言也。自馬遷史記。以至小蘇古史。皆謂必無是讓矣。然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為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失為至仁。是說也。孔子亦不廢焉。而韓昌黎以許由之讓。龍逢之忠。伯夷之義。並論白樂天以巢由之明哲保身。夷齊之求仁殺身並論。則皆謂必有是讓矣。夫謂其必無者。以莊子之荒唐也。謂其必有者。以孔子之所不廢也。不信莊子。亦不信孔子乎。愚是以竊窺聖人之意。而敢為韓

白二公竟其說也。彼蘇氏據馬遷之言。蓋謂堯將讓舜。岳牧咸薦。乃試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其讓舜若此之難。而讓由若彼之易乎。愚謂讓由非堯之讓易也。莊子言之易也。莊子言讓而不言其所以讓。是以致後議之紛也。夫言其所以讓。則堯必以試舜者試由。而亦考之岳牧。閱之歲年。驗之功累矣。夫豈苟焉一讓而不為人心天命計耶。想夫堯之將老。以丹朱則不肖。以虞舜則未得汲之乎。求其可遜位者。而乍遇箕山之一賢。方欲推而用之。以圖他

日之讓。其柰彼之一去。乃能先堯而讓者乎。嗚呼。君之讓自堯始。臣之讓自由始。夫萬世以前。得此以開興讓之源。而後之篡弑相爭者。猶繩之乎。接跡是故。聖賢於箕山之節。必欲喜談而不廢也。

八元八凱

四堯

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然則堯舜之治。不越誅賞而已。舜之舉相。誅堯。何議者之多。端耶。孫明復曰。堯若盡舉元凱。盡去四堯。則舜有何功。即是故。俾舜舉之去之。俟其功著於天下。曾子固

曰聖人不苟以名服天下必信其德於衆德莫大於
用賢誅惡蓋假之舜耳噫據斯言也則堯之授舜一
以權謀為厭衆之具乎愚嘗忖之曰此非定論也舜
之功之著也天下之心之信舜也以其孝弟於家也
以其興讓於畊稼陶漁也以其試效於五典百揆四
門大麓也蓋不必俟誅賞以為功假權謀以為德也
迹夫堯時岳牧充滿雖賢如元凱無地盡用而四兇
之罪尚未貫盈至舜則岳牧缺矣罪貫彰矣於是當
舉即舉當誅即誅皆因時而制宜豈二帝之先有

必於其間耶且觀舜以鯀治水無功殛于羽山蓋鯀
之罪未彰於堯而始彰於舜即此類推則二帝之舉
不舉誅不誅誠皆時宜也誠非意必也

虞芮來賓

愚觀虞芮之來賓於文王也蓋嘗為之論曰聖人以
諸侯而服諸
非以其德彰之也行天子之權以
屬天下者也
之權凡欲行於下者必資之人臣
而人臣之善
乎權者必自元惡始元惡既歸於我
則我之身天子之臣也歸我者歸天子也非歸乎

事天子者也天子以生殺予奪為權生且予者恩也
殺且奪者威也恩則人懷之威則人畏之而天下無
不服者矣其有不服者必其時勢之所逼或有以致
其恩威之不振也是故必資之人臣而人臣始有行
天子之權者矣文王之世虞芮來賓而史氏特以記
之西伯得專征伐之後夫征伐者紂之權也是權也
非紂所得而私也古聖王特為諸侯而設以坊不
有也是以九伐之法具在典章而虞芮之爭多犯禁
禁蓋爭則暴內而陵外犯令而陵政是當壇之也

之也所爭既在於田則必野荒而民散是當削之也
私爭而不憚其君則為負固不服是當侵之也夫以
二國之罪有四其為帝王之所誅者固也然在商
繼世之君則帝啟仲康曾不備於有扈義和矣而豈
於此遂為之姑息乎蓋成湯所以馭天下之權此其
尚在而至辛紂之世則已掃地盡矣是故虞芮之所
狎而侮焉以自逞其私忿者也是不知土地之制傳
之天子素有定分而不容損益者也是猶強奴悍僕
乘其主之衰微而交相吞併者也夫古之人見無禮

於其君者嫉之如鷹鷂之逐鳥雀而文王為止敬之
臣則豈獨無是心耶吾知其赫怒整兵之志不待侵
疆而後發者久矣第以紂失其權莫能贊而行之也
至於弓矢鈇鉞頌之萬乘而專之西方則九伐之法
於我乎寄而二國之罪尚復奚逃哉噫此其所以抱
訟而來賓也嘗攷來賓之故不干其兵而于其德豈
其弓矢鈇鉞為文具而慢商之令耶王之意以為炮
烙之威今已虐天下於將絕若又從而兵之是蹙湯
之祀也故於亂法之徒姑俟其自至而讓畔讓路之

俗竟有以薰其德而善良焉夫讓畔讓路恩之所洽
也弓矢鈇鉞威之所授也威之所授者藏之於用而
恩之所洽者顯之於仁此其所以善於行天子之權
而風厲乎天下也雖然自時厥后何乃有崇密之伐
須黎之戡似又以兵而自殖乎蓋四十餘國既歸之
后正所謂三分有二之時也孔子以其時度其心而
贊之曰以服事殷則是咸和之政怙胃之澤無非所
以為辛紂而培養其民命使紂有悔悟之期則其
殷之心傳之武王周公固將相與無窮也柰何彼

不悛而叛者四起苟又因循一旅之威則不惟殷
一姓之禍而天下皆失所矣故愚嘗謂文王好之
用兵也為殷商而其終之用兵也為天下

周宣王

宰相者舉天下之全功而攝之者也諫臣者凡天下
事當言之然而所言者有限也言之有限故人忍之
拒之者或有他長之可恃攝乎全功於其得人與否
而興亡立判矣詩之變雅始於厲王則周道至此而
壞亂已極至於車攻六月諸詩則知宣王之中興可

以陵跨萬世父子之間何其興亡頓異如此哉厲王
好利任榮公芮良夫諫弗聽使衛巫監諂召公諫又
弗聽宣王不籍千畝虢公諫弗聽料民太原仲山甫
諫弗聽將殺杜伯左儒諫又弗聽而左儒死夫拒諫
亡國之首惡也二王賢不肖之別舊矣而乃同斯弊
然而相榮公則亡相周召則興蓋周召輔王脩政法
文武成康之遺風更失理喻德教舉遺士而諸侯
宗周故曰宰相攝天下之全功者也諫臣之所言
不過一事王雖拒之而真任相實可恃焉豈有

拒諫者顧不亡而興耶抑姜后之待罪其言有曰王
樂色而忘德今觀其於后則不惟傾歡以聽之且自
責以答之於諸諫臣則不惟執悞以拒之且曲法以
殺之夫后與臣言之如彼其皆是也王之處之如彼
其懸殊也所謂樂色忘德者無乃即此而彌彰乎予
是以取宣王之相而不取宣王也或曰王之功德自
古以之作於殷宗子之言不可以不慎予應之曰議
者於宣王無所訾則拒諫之君得以藉口矣

伍子胥

子胥之諫如彼其忠矣故宰嚭之譖胥夫差之殺胥
凡論者皆為胥憐之余獨以為胥之自取焉胥昔為
楚平之臣猶今為夫差之臣也胥能從吳而覆楚則
亦能從越而覆吳也嚭而以此造譖則豈不有以寒
夫差之心而趣其劔乎况以胥之忠也差其知之者
矣夫何殺之不足而又投其尸哉盖怒其鞭楚平之
尸故亦以其尸而反乎爾也差乃雄猜之君其見未
嘗及此余偶窺而得之遂書以為憐胥者告

秦始皇

秦始皇

夫始皇之築長城論者無不責其殃民之罪不知始皇所為事事皆惡惟築長城以限華夷可謂功在後世正所謂王公設險以固國者也第彼內政不脩疆區於外侮之禦乃竭天下之力以興無窮已之功亦獨不仁蓋不智也夫城一也在萬世則衛民而使之生在始皇則殃民而使之死在萬世則為華夷之限在始皇則為華夷之厲階在萬世則所以保其在始皇則所以促其亡

秦

治者遇秦輒斥之如仇讐惡始皇也雖秦之先世不負君焉亦為始皇之所辱而不免損其名於後世而繆公以前之秦非孝公以前之秦也秦之罪莫於滅周亦莫大於殃民秦之功莫大於拯周亦莫於息民蓋大戎伐周殺幽王襄公將兵拯之以功諸侯文公復伐戎收周餘民有之之獻之周而尺不敢私繆公三良之殉雖非而其代鄭之悔懇之罷兵息民之意是以詩之小戎書之秦誓孔子特一焉嘉其功也窺周之計自孝公始積其不軌者累

一 至莊襄而使呂不韋誅東周其中爭地殺人不可勝數而秦之為罪於斯乎極君子先究繆公以前之切而後論孝公以後之罪庶乎秦之先世不為始皇之所辱矣然始皇亦豈辱秦者哉大抵子孫玷其祖亦則謂之辱今始皇非秦之子孫也呂不韋子也彼以帝業榮乎呂者也非辱乎秦者也獨惜夫秦之親周者未果而不韋之窺秦者已齊天所謂誅東周者非莊襄謀也不韋也莊襄以不韋之策而得有嗣之幸是即不韋之所立也夫惟為其所立故即為

所用始也用秦以滅周終也用秦以滅秦而遂自其子帝焉此其術何術哉凡論賊姦之雄必以曹操為首孰知操之術蓋學於不韋者乎操亦用漢之力滅漢而帝不但操之所為者難而不韋之所為者究其姦且巧則一而已矣史氏之不以曹續漢固而乃特之曰稱秦焉悲乎哉秦之先世為史氏所也

范增項伯

其羽之不君甚矣事羽者則不可以其不君而廢人

臣之義也執此論羽之臣吾未嘗不欲誅項伯於既
死誅項伯所以慰范增增於八漢諸臣間殆忠臣也
或以成敗論人者病增之也曰沛公病夫羽之惡
曾不諫又不去嗚呼增其可哀也已增之所事者羽
羽之所讐者沛公沛公曰臣死且不避臣死且不避
之也且夫增有鴻門急擊之謀以項伯馳告張良
有令項莊舞劍之謀以伯亦舞劍破至欲攻滎陽
以陳平惡草之計破是欲害公者增之忠而卒不
害者伯之罪也若增之骨鯁著聲當時其於羽諸

惡夫豈欲與之俱亡而不一諫哉柰何羽之驚悍不
聽耳不聽固宜去然而不去者蓋英雄之從羽亦多
矣如韓信黥布陳平之屬皆是也然各去焉而從漢
增豈不能亦去耶直以信等懷心二三欲擇其君圖
富貴蓋市井之謀非人臣之義也增之心豈不曰吾
年七十事一君不克終耻也是以終身為楚至於憤
其主之不聽而嘆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夫
輔其君之事直至於大定然後不得已而去於讒此
真可哀也故曰增為忠臣謂其無二心而已矣或曰

增之忠則然矣伯之為漢如彼其著跡也以羽之猜疑而獨不覺乎曰伯必輕佻譎詭而羽之麤暴適囊其術中史又謂其素善張良則張良以計授之密矣良之計豈羽之識也又羽之親情必不厚其季父而彼顧以季父之親得為內潰之本至增死之後則愈無所忌矣何也羽欲烹太公漢事至急矣伯乃特為之解之羽敗垓下而伯等四人受漢封列侯賜姓劉氏則伯有覆項之功於漢也明矣伯之悖滅其先而辱身他姓也甚矣蘇子曰增不去羽不亡愚則曰增雖不去然伯不死羽不生愚故表而出之以戒夫姦如伯者亦以勵夫忠如增者

高帝

創一統於三代後者惟高帝之所係重何也湯武以上謂之聖高帝以下遂為賢帝其賢之首乎則後賢之得失皆帝啓之帝之為賢難矣哉世教既衰學聖者寡帝惟賢人之資則人君之學之也易帝以英雄混一之勲而震赫於周秦石碎之後則人君之敬之也切夫以所敬之切而

三綱則其引進後代者皆自誤也其所係重也
乎其所以為綱者皆自誤也其所係重也
羨之語說者以為首惡惡謂之於敗之際勝則
子皆王不勝則父子皆死若為衰遜之圖則羽
乘勝反必全其父孟子必全其父孟子必全其父死不難之日亦曰
奚暇治豐義蓋怒其急也惟帝即位以後則治定功
成適可為日倫之學矣而惡乎其不然聖人於小民
且責其禮義於富足况天子而賢而創業者哉愚
家令之言則知其不能事父不能事父焉能為父

為父則欲易太子易太子則致呂后怨呂后怨則
戚姬趙王死戚姬趙王死則致惠帝以觀人彘
死惠帝死則致呂后之殘忍無忌而趙幽王死共
靈王亦死嗚呼帝之致其后殺其妃滅其諸子直
此則韓彭乃其路人耳而奚怪其族而奚怪其醜
故其於三綱皆自誤也然則何以誤後代曰帝以
諸君之敗倫者豈不知帝先為之

高帝擊黥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遂不用醫
高帝擊黥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遂不用醫

太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來撼掖卜之云趙王如意為崇遂病掖傷崩嗚呼天道之於報施其明且嚴如此耶帝之殺功臣也后為之后之殺庶子也帝以偏愛致之其夫妻之酷互施於子臣而即互受其子臣之報如此耶帝之王也韓彭黥三人功也帝以此三人之勞故其王也逸三人欲帝之逸故其以王也勞他日勞者不得以一身享尺地而逸者享四海至子孫雖聖人於此不能不動心焉故聖人五刑爵三分土為此勞者設也今帝之於韓彭不特不

之享之而又擒之而又殺之而又醢之而又族之則帝之背功之惡盈矣故其伐布也即被其矢傷然則三人者死於帝而帝亦崩于三人中之矢鏃乎故曰受其臣之報者此也帝已崩太子已即位則如意已出遣戚姬已服役於后而后之所憤乎趙者已無不舒矣况帝欲易太子之日王纔十歲無罪也后為王之嫡母主恩者也及召王至於三反則其不肯死而負冤也極矣夫所憤已舒則不必殺無罪則不當殺主恩則不忍殺不肯死而負冤之極則不容殺而故

殺之不惟殺之并以其生毋極刑之朱子論伯有之
 厲曰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未有強死如
 王而不為厲者也故后竟以王之崇死然則王之毋
 子死於后而后亦死於其崇乎故曰受其子之報者
 此也雖然君不仁臣雖死不可以不義報父母不慈
 子雖死不可以不孝報然且表茲二事者何警君后
 也或曰崇之說無乃左氏之誣乎曰史不誣雖誣正
 所以為警

陳平

今以良平之智並稱余謂其名雖並其實殊也有
 君子之智有小人智君子之智謀道義而道義遂
 小人之智謀富貴而富貴遂良謀道義故滅秦誅項
 而其為韓報讎也報之也平謀富貴故歷仕四朝而
 其以身享漢也享之盡嗚呼二名並者蓋以此而其
 實殊者亦以此也夫文成始以道義託於漢而終以
 受富貴全於漢平始以富貴營於漢而終亦以富
 貴於漢吾觀平之歷仕也高帝欲詭計爭天下則
 以詭計入吕后欲大臣依阿王諸吕則以依阿入文

帝問宰相主何事則以大言宰相之道入是以出侯
入相直至文帝二年乃令終周勃雖後死又值長安
之獄蓋豐沛諸臣惟平與曹參始終無禍而參又先
三故獨能享漢者平之智也文成不得而如也吁文
成不得而如是故為君子

文帝

說者以文帝比成王愚竊以為文帝之天資學力皆
過之蓋人知成王之幼冲而不知高帝崩時代王纔
二歲是又幼冲之尤者及其長也而各見聞其父道

而則武之純王高之雜伯其染於父者不同一則藩
邸孤陋不與中朝文物之盛而其傳之者雖一藩首
選亦不過宋昌之徒一則左周右召皆大聖之儀刑
而其稍下者亦史雍史佚之賢此其學於傳者不同
一則成周舊邦禮樂千載一則草茅崛起總及兩代
此其藉澤於先世者不同三不同矣而終於同焉豈
非文帝有過之者乎愚觀二君之美政多矣而成王
之事則莫大於待周公周公之功之親比諸周勃之
於文帝奚啻千萬及其待之也乃各始疑而終悟吾

是以知武王而有成王不足奇也高帝而有文帝乃
所以為奇

賈誼

賈誼之所以盛名終身者有三曰遇賢君也雖遇賢
君不獲行其術也雖終欲行其術又不獲以壽待也
茲三者人皆為誼惜而余獨為誼幸何也其年少其
文敏其進取銳皆與柳宗元同宗元與許孟容書則
自擬之曰賈生斥逐復召宣室蓋取其態相似也向
之誼不遇文帝之賢而遇伍文之黨以煽之則彼之

挾其少矜其敏而乘其銳也能不如柳州乎其欲
耆舊更法度與王安石同安石作懷王墜馬賈傳死
悲之詩蓋憐其術相契也向使誼果斥絳灌而得行
焉則紛：多事能不如荆公乎其欲削諸侯震兵威
在當時則適與晁錯同錯之說太子者蓋即其髓髀
斧斤之遺意也向使誼不死則此術雖見抑於文帝
而終必求試於景帝七國之變其為錯耶其為誼耶
嗚呼如柳與王則名不全如晁則身不全余故為一
幸也或曰誼之通達國體劉向比諸伊管子何以

其未形之過曰始以痛哭自薦終以哭泣自亡觀
氣象必非動心忍性者矣不能動心忍性則必不
當大任也而伊管若是班乎雖然據其言則誠一
臣也

董仲舒

程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
所以度越諸子斯言也其論董子已盡乎蓋董之
身事業惟其重道義輕功利也夫是以有七得焉
國以來百家喁晰而彼下帷發憤所學盡歸於

也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二也夫如
而且不干仕進必待詔舉三也賢良等策從容論
皆純王之語四也兩相驕主皆能正身率下有得
格心之學五也為公孫弘之姦雄所嫉而卒能身
以免六也武帝之英猜暴酷至使宰相泣不受職一
彼特以誠意感之至於家居帝且遣使問議七也故
程子復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愚又因斯
言而廣之則彼不但蓋漢儒也孔門群弟以後宋諸
儒以前雖賢如韓愈亦難與比而况漢一代乎雖然

以其同朝之臣論之則汲黯之直過於舒曰其直曰
但黯之直也剛善而舒之直也柔善

金日磾

韓子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書之
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曰諸侯所以立乎凡論人臣之
例也曰中國者以其能禮義曰夷者以其徒嗜欲也
能禮義則其於嗜欲也有節徒嗜欲則其於禮義也
無顧余觀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受武帝遺詔輔少主
當時之人望之赫乎其皆若周公然然而桀以牧馬

之賤巧言遭遇入主其為負乘致寇而自取夷滅信
不足齒矣惜乎光之明哲每不日磾若也光之歷仕
四朝恬不知忌而孝宣初立一請歸政厥後六年不
請爵祿之情勝則自昭及宣累封二萬戶受賜前後
黃金七十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甲第一區而不
知節子姪親黨之情勝則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
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又以兩婿為東西宮衛尉昆
弟諸婿外孫皆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而不知節
溺愛幼女之情勝則聽陰妻之邪謀納之入宮為帝

后而不知節日殫之輔昭帝已不克終而其功固淺於博陸然其臨爵祿也以正則一稅侯之封乃以帝幼不肯受御其子也以正則長子一戲宮人而遂殺之愛其女也以正則上欲納其女後宮亦不肯嗚呼光為去病之弟蓋中國世臣也徒嗜欲而不節以禮義日殫夷產也恒以禮義而節嗜欲然則如日殫者誠所謂夷而中國也哉是何也惟世臣則將相之榮汨溺而忘返惟夷產則亡國之子心危而慮深是故一則宗祀覆滅嗜欲之報也一則七世貴顯禮義之報也故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其弗信矣哉嗟乎後世大臣無光之功有光之欲者代不乏人其能如稅侯者更未多見

劉向

嗟乎後世之忠臣不幸而不得生於三代也生於後世論者固不沒其忠孰若生於三代而被聖人之名聖人而忠若商之比干其一也後世而忠若漢之劉向亦其一也向與干皆宗室遭末代者也愚以是特為之並論夫人之忠比干者視之若華嶽在前而魏

乎其聳萬世聽之若雷霆在上而號乎其震萬世欽
之於心若神明然而萬世肅羨之於口若膾炙然而
萬世悅是何也凡以其為聖人故也三代以後則世
道下矣故凡論夫人也亦隨而下之其於有聖人之
資者賢之焉耳有賢人之資者士之焉耳此所以今
不如古而向之不得與干並也元成之柔闇固非辛
紂之極惡然而小人之專政有不如惡來費仲乎女
妖之扇禍有不如妲己乎民財之靡費天時之變異
有不如商季乎而向之以孤喙而支衆變甚矣其難

為力也方恭顯許史之禍則以變事諫復以封事諫
又王氏兄弟之禍則以洪範五行傳諫復以封事諫
又昌陵延陵之禍則以歷代聖賢葬事諫又趙昭儀
之禍則以列女傳諫又星孛山崩則極言災異事諫
嗚呼向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其官愈滯則其
言愈烈其言愈斥則其言愈勵高祖之封同姓或絕
或續不勝計矣而効報者惟茲一人乎比干之時向
有微子箕子骨肉相俱而卯金一脉何伊人之獨立
也使元成亦紂之酷則七竅之剖必及矣或曰向亦

料元成之不能殺是以敢盡言曰當時之能殺向者不在元成而在恭顯而在王氏兄弟此蕭望之王章之所以殺也惟夫望之章殺矣而向復言是誠如微子道矣而比干復言者也然則向而生於紂世又遇三仁以薰之其弗如干也乎愚故惜之曰不幸而不得生於三代也或又曰劉崇劉快皆以宗室起兵討莽其功寔倍焉况更生之始進也有鑄金之累而其子也有國師之耻曰為崇快也易慷慨死也為更生也難從容義也若其既往則孔孟之所不追而子之不肖則堯舜且然矣

光武

高帝不保功臣而保呂后光武不保郭后而保功臣夫二君之才識亞於湯武其於夫妻君臣間豈不能一權衡耶愚嘗思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蓋九人者其臣而一人者其妻然則其妻亦以功臣論者也不可以私昵而有所輕重者也是何也帝王之初事業未成名位未定其所賴焉者功也情分之親疎不與也故高帝之論功先其妻而後其臣光武之論功先

其臣而後其妻大抵感人之功者在乎貧賤患難之日不在於富貴安逸之時方高帝之繇於咸陽也時人未有肯妻之者呂公以后妻之而成其家則有以胚其樹立之基及帝之匿於芒碭山澤也后與人俱求嘗得之則有以兼其流離之苦當是時樊噲之召未及蕭曹之屬未附也既而睢水之敗后與太公質於楚則有以冒其戰爭之難當是時韓信之功未顯黥彭之徒亦未附也是帝之貧賤患難德乎后者先於諸臣多矣而况后之事帝也以義豈若諸臣皆以

利乎此高帝所以忍於諸臣而不忍於后也此光武之臣之后所以不比比也光武初得李通兄弟定議舉兵次得鄧禹次得馮異相與決大策而王霸任光邛彤等各以漸附焉則其未娶之先已定君臣之分至於擊王郎出南宮則馮異抱薪鄧禹藝火而患難之際已結君臣之情然後入真定娶郭后而是時之功業十已七八則后之入於劉氏坐享富貴而已分寸之功無有也是光武之德乎諸臣者比之於后則其隆薄有素矣而况后以怨懟趣之乎此其所以忍

於后而不忍於諸臣也雖然觀呂氏臨朝之惡則知其君之保之者適所以賊之觀郭氏母子親黨受恩之厚則知其君之廢之者乃所以保之斯二事可以類推二君之得失必有君子能辯焉

明章和三帝

創業之君子孫皆三世相傳而無間其三世又皆以賢稱者吾獨見漢世祖何也成湯崩而太甲放漢高崩而呂后亂唐宋之太宗太祖崩而武后立德昭德芳死是皆一傳且即壞矣夫惟武王崩而成王賢康

王又賢此其再世之盛古之僅有者也何東漢於世祖之後三世賢且盛耶蓋自世祖而明帝而章帝而和帝皆以子嗣父而一無所間皆身致太平而善行層出史氏錄而褒之亦既悉矣而其所以病三君者試各舉一事言之則或以其廣陵王荆楚王英之死或以其易太子殺梁竦或以其誅竇憲而鄭衆與謀三公不與噫此議亦刻矣荆之悖逆也帝始有食租如故之詔而終又不聽樊儵請誅之語此何其愛荆也而厥後荆自殺有司奏英大逆帝惟廢徙丹陽仍

賜湯沐邑五百戶男女為侯主食邑如故此何其愛
英也而厥後英自殺然則此亦可怒顯宗乎太子之
易固非也但其時梁竇二氏交相構怨則宮闈之
將無窮矣與其姑息竦以釀無窮之禍孰若殺之
冒有窮之惡故君子或曰是不失為應變之權宜也
然則此亦可怒章帝乎竇憲逆謀帝已知之而外臣
莫由親接僅得鄭衆遂與定議若欲聞諸三公則傳
呼之際喉舌不少倘其機一泄可必無他變哉雖曰
宦官由此亡漢然未形之禍人所難測而治久必亂

蓋勢之常也然則此亦可怒和帝乎議者曰信子
言則三君其純主耶曰三君大純小疵者也吾怨
之太刻則凡繼體之君艱於學矣

東海清河二王

東海恭王疆清河孝王恭皆以長立為太子者也
和帝和帝皆少子也不當立也而乃二王廢二帝立然
則二王怨乎曰不怨夫何以知不怨曰據其賢知之
恭王既廢而其父之不忍者數歲夫以數歲之久則
必有間可圖父既不忍則尤有機可圖而王之乞藩

也益力及既就藩則不幸失天下猶幸得一國此凡人情也而王乃讓還東海郡及既臨薨則不幸天其身猶幸澤其後此又人情也而王復願還東海郡是不賢而能之乎孝王之廢及其母宋氏之殺以和帝之欲立也以梁氏之生和帝也則梁與帝皆王之敵矣而王也不惟不怨乎帝且與帝并力齊謀同誅竇憲而輔成永元之善政不惟不怨乎梁且欲求作母祠而恐有自同梁后之嫌此或謂之不賢吾不信然則二王可學伯夷乎曰可學又可學太伯乎曰可蓋太伯之德不特以其讓也以其讓而顯王季之德也今明帝和帝之賢亦二王之避退固有以顯之也此太伯所以為可學也

魏武帝

魏曹操欲滅漢而先自滅其父既滅漢而復自滅其宗操父名嵩乃中常侍騰之養子姓夏侯氏又曰嵩避難在琅琊其子操迎之陶謙別將守陰平掩襲嵩於華費間殺之夫以操之作難而嵩遠避構怨諸侯而嵩被殺所謂好勇鬪狠以危父母是自滅父也及

為王公僭禮樂建宗廟是宜復姓夏侯以追崇厥祖
矣乃私立家傳而偽稱曹叔振鐸之裔是自滅宗也
嘗想操之小字阿瞞瞞也者瞞昧也不知其命字取
義果何居焉而操之諸惡特以一瞞為主乎深姦極
詭之計瞞天也瞞人也瞞已也瞞之未幾而不立之
後終三十年忽改篡於司馬氏之手吁嗟瞞乎曷不
瞞司馬氏乎

曹冲

冲魏武帝之幼子也帝馬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吏

必死冲於是以刀穿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帝問
冲曰世俗以為鼠齧衣不吉是以憂戚帝曰此妄言
耳俄而庫吏以嚙鞍聞帝咲曰兒衣尚齧况鞍乎一
無所問愚考冲是時纔五六歲此計固可異也史氏
特以仁愛識達稱之是何誤後世教子之方耶古之
生子者有胎教有內則子師之教凡以養其德性如
所謂幼子常視毋誑是已太任之娠文王孟母之教
孟軻其皆此道乎曹操以術數發身其妻妾所聞見
而教於胎者誑也其諸子所漸染而教於內則者亦

誑也故冲六歲孩提是特教之數與方名之日耳乃能粹為詐計以誑宿奸巨猾之乃翁國家之元氣此其斲削亦多矣况丕植相殘至有煮豆焚箕之詠乎嗚呼魏運之促奚怪也

孔明

漢祚去矣勲遺一昭烈焉隨又不年而繼以闇弱之子此天之欲絕乎漢也蓋已明示之矣而且篤生孔明以為相其王佐之心儒者之象乃特過於高帝武之諸臣天豈厚昭烈而薄高光耶蓋高光之德

甄陶兩漢者四百餘年及夫大數將終則其風化之所收束氣運之所歸結又必會精聚靈而生此奇士以震耀乎先世如火之將熄而其焰復一騰也如秋之將闌而其候復一燠也是故殷商之末而三仁並著趙宋之末而節義輩出然則此兩朝者其人物誰似武侯耶大抵人臣之於末代匡君者貴乎其有撥亂反正之言拯世者貴乎其有撥亂反正之畧是言也侯之出師之表得之也先之者蓋比干之諫也是畧也侯之八陣之戰得之也後之者惟岳飛之兵也

嗚呼比干岳飛死於人孔明死於天死之迹不一死之心則一也

管寧

蘇子由贊管寧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夫曰天之逸民者蓋即所謂天民也當斯稱者達則伊呂其人窮則夷齊其人也今日老非魏人則幼安不肖臣魏之節卓如夷齊可以當斯稱矣而曰少非漢人則其不魏不漢若於天地之間素無君臣之分而汎然一身者嗚呼素無君臣而豈人類

嘗考幼安卒時為後主延熙四年時年八十四矣空以是年數而上之則幼安生時為桓帝延熹二年及避難往遼東時為獻帝初平二年在遼三十七載魏明帝徵回擢太中大夫不受又華歆以太尉讓亦不受又徵為光祿大夫亦不受時為後主延興四年由是觀之則知幼安自祖父而有生而少壯而老死凡皆有漢主在也而乃謂其少非漢人者何耶惟其不忍漢道之日衰而董曹諸輩紛紛跋扈是以必為漢之布衣而不為魏之公卿故曰卓如夷齊者此也後

焉者則陶潛之為晉司空喆之為唐殆皆其類乎又
 觀朱子綱目特書曰管寧卒於魏永新劉氏斷曰孟
 軻天下之大賢也書至魏而不書鄒孟軻管寧亦天
 下之善士也書卒於魏而不書魏管寧吁孟氏述唐
 虞三代之德豈可以寧並論耶

張悌

吳四主五十九年間收育英才多矣而臨亡之際惟
 丞相張悌死之死之者何其罕而可貴也况國
 任莫大乎一相相之節義莫大乎一色史

究此其最先者也而陳壽之志三國獨不為立一傳
 焉且方技之卑末壽亦傳矣而此反不傳何輕重之
 失倫耶載按尹氏起莘曰孫皓罪浮于桀張悌知其
 敗亡而為之相不足以言智余觀悌之言曰我為吳
 童便為卿家識拔則吳無事之日悌已入仕久矣皓
 固惡也悌之事之非他臣比也丞相也主辱與辱也
 主亡與亡也若以吳之將亡而責其不智則彼將何
 以為智乎智則避患而先去乎去則隱山林以棄其
 君乎投司馬以賣其國乎是則賊臣之所謂智者而

豈悌之所得為乎石頭之戰諸葛靚勸悌曰柰何故
自取死悌泣曰今日是我死日以身殉社稷復何道
耶於是遂被殺夫以如此言如此志而果能如此死
悌之智其諸異乎賊臣之智歟

魏晉

魏之取天下於漢也何其難而晉之取於魏也何其
易愚謂晉之所以易者正享乎魏之所以難也曹孟
德間關萬狀以謀四百餘年之漢漢之德澤不易斷
國祚不易滅人心不易奪而又董袁諸輩皆勅敵不

易圖况蜀吳則尤不易犯耶此魏之所以為難而終
無混一也然孟德之所謀皆仲達之所預而仲達乃
旁窺其隙以坐收其利嘗謂漢如蚌魏如鷓鷯之食
蚌也固矣卒焉漢為死蚌魏亦即為死鷓鷯而仲達以
漁翁之手一網而遂得之且魏自孟德而不丕而獻得
之以篡弒守之以殘刻所謂德澤國祚人心三者安
在也而况所敵僅存一吳亦自有魏以來挫摧殆盡
矣晉武乘機而混一也不亦易乎哉故曰晉之易者
正享乎魏之難也或曰茲二代之優劣可以其難口

論乎曰優劣在逆順不在難易二代之逆同故其亡亦同也

魏文帝 晉武帝

魏文帝文矣而文亦弊晉武帝武矣而武亦隳竊二帝惜其稱厭其實也帝王之治天下不過文武二道而已文所以綏太平雖飾之文詞而必本之文法武所以戡禍亂雖創於武功而必守於武備嘗觀丕之立詞雖夥亦惟以皇覽一編附會三代炎之平吳則自謂不世奇功遂肆久安長治之樂然其失之大

者一則喪父設樂殺后立嬪而彛倫之道廢一則過寵諸王誤用劉淵而內外之亂作所謂文德武備安在耶夫歷代之妄謚文武者多矣獨嘒曹馬之僭偽至二帝而始為即真之主柰何各不能慎其始遂令祖父之業一傳而即墜是猶富室子孫坐享盈成而敗于驕惰者此真可為國家鑒矣

晉懷愍二帝

武帝平吳而縛孫皓以來降也自謂永享全吳之富而子孫必無如皓者矣豈知旋踵以後而懷愍之

大有不能如皓者乎帝臨軒大會引見皓謂皓曰
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在南方亦設此座以待
陛下是其對敵之言不讓一字但帝之待之也賜其
車服官其子弟復其將吏百姓是以使之隱忍延生
者四年乃卒向使帝之辱之則其罵帝而死也必矣
寧肯餒焉以受辱耶夫胡懷愍之被執於劉聰也肯
青衣行酒肯持戟前導肯洗爵執盞嗚呼是可肯也
孰不可肯也使皓而尚在則其咲談武帝當何如也

賈充

天賦人物之性本無惡也故雖人物之至惡者而終
不自泯其良心夫物之惡者虎狼而知父子也豺獾
而知報本也况人乎人莫惡於盜賊然盜賊亦有知
孝者矣蔡順拾椹養母而赤眉之衆贈以粟肉是也
亦有知悌者矣姜肱兄弟遇盜更相爭死盜即兩釋
之既又謁姜以請罪是也余嘗執此以觀古之至惡
豈料賈充亦有良心乎史曰充老病自憂謚傳是謂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心既在人人而豈獨不在
一人也夫自有君臣以來則亂臣無如充之惡者

羿莽之徒所傷者一君所壞者一國耳武始事
氏則戰南闕弑帝髦以專滅魏之柄繼武
淫女配惠帝以釀滅晉之毒天凡事二武
臣而况滅二姓者其罪何如哉故曰亂武
惡也夫充之此惡曾虎狼豺獾盜賊之不若而所
良心者亦不以惡而遂泯予是以見天賦人物之心
本無惡者矣君子曰充之心不自泯者為謚傳而其
實自泯者亦為謚傳也蓋彼生欲富貴則憂其惡之
不工死欲謚傳則憂其惡之不揜孔子曰苟患失之

無所不至信乎其無所不至而能滅二姓也

羊祜

羊叔子不欲賈充之出鎮蓋為晉廷留心腹也與陸
抗而脩睦蓋以奇術用兵也是皆先哲論之當矣又
有論其平吳而致武帝之荒淫則豈有為人臣者預
料其君之荒淫而不敵其愾乎此論吾不信也嘗
叔子平吳實一代開基之功首比之蕭何鄧禹一
赧怍而其功成退遜幅巾窮巷夷然有子房之風
魏晉以來一人耳識者已無容於別議獨其忠貞

心能不惑於邪說而鑿墓以自殄者君子可不為一白乎晉傳曰祜時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三公而祜竟墜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夫帝王之氣誠有係於地理而古之奸雄每為讖緯術數之所動則為叛為亂以朶頤于僥倖之一得卒之禍天下而滅身家者簡冊相望矣况晉之卜地理者陶侃發龍眠之秀郭璞售龍耳之奇蓋貪夫之所歆溺也深矣而祜豈若彼其愚也祜意豈不曰相者之言不驗則

已驗則帝王一氣誰其當也子孫宗族之奸雄者倘為此言之所動則欲叛耶亂耶羊氏而將不利于晉耶由是臂可折也帝王之徵應不可信也嗣可絕也叛亂之子孫不可生也故曰魏晉以來一人其不以此也乎

南湖先生文選卷之五終

南湖先生文選

古吳丁奉獻之著

玄孫孺端編輯全弟汝驥訂

史論

晉元帝 王導

孔子作春秋特以元年為始而即位為重胡安國傳之曰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一於正彼晉王改元太興矣即皇帝位矣而百官

皆陪列此其正朝廷正百官之始矣乃命王導升御
牀以共坐是欲兩帝即位也朝廷百官惡乎正導之
辭之宜矣但其言曰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
曰下同曰何由此四字者非臣子祝君之詞其向
太陽獨臨萬物蒼生俱得仰照庶幾其可乎夫凡事
無大小必卜吉於其始人情好吉惡凶大抵然也矧
人君即位乃天人改望之一初也而君之體元之命
相之調元之言乃皆如此其不祥耶是故王與馬共
天下之謠蓋帝自首其倡也迹夫帝之得立導實主

之王敦欲更所立導復固爭而止迨其用一人行一
政皆仰成於導以享江東之業則帝之於導儼似漢
宣之於霍光而且感且憚者素矣故臨御之日曲為
遜言以餌之獨不慮王敦窺聽而其叛愈趣乎及王
氏盛強稍益驕恣則帝之憚之者莫禁其情乃用劉
刁抑王氏導亦漸見踈外然導踈而敦即叛敦叛而
帝即崩夫帝崩於憂憤之疾畢竟憚焉而已矣嗚呼
敦固不足責導而可使其君憚乎雖然帝亦賢君也
導亦賢相也議者姑恕焉可也何也魏晉以來中興

之君相如此者絕罕也

辛謚 王猛

胡魏主徵辛謚為太常謚不食而卒謚以夷不可仕也然王猛而相符堅則夷亦可仕乎仕焉則背中國矣不背中國而仕焉者猛也猛臨死勸堅曰晉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斯言也固君子之所深予也夫堅之伐晉乃其枕戈之志其所以厚猛者蓋欲賴猛為晉敵也猛雖不為晉敵然其相堅而致之富強者一一皆敵晉計也猛幸而死是

以不預淮淝之戰而得免罪於晉矣使其不死則於淮淝之戰或能暫緩之耳必不能終寢之也不能終寢之則投鞭斷流之策猛其預乎不預乎預則不忠於晉不預則不忠於堅此猛之所以幸而死也瓊臺丘氏論猛曰仕夷非其得已嗚呼有何非得已耶若辛謚之一餓則得已矣謚勸魏主曰君王功已成矣宜歸身晉朝必有由夷之廉享喬松之壽然則謚之言即猛之言也猛之死非謚之死也

宋武帝

史稱宋武帝劉裕為漢楚元王之裔愚乃據其證而為之論曰漢氏至後主而亡于司馬氏司馬氏至安帝而復亡于劉氏劉氏之宋武帝其可謂能得復讎之義者乎夫篡劉者曹也而佐曹者司馬也卒焉遣鄧艾滅蜀者亦司馬也司馬豈非劉之世讎乎帝裕以劉之嫡胄殺劉之世讎而復劉之舊業上焉使高祖光武昭烈三后之靈得雪其耻下焉使北地王諶之死得展其寃而四百六十九年之漢乃又雷轟電赫大發于二百年之後裕之績乎劉也其亦孝子慈

孫矣說者皆以其弑君之罪並列于司馬愚觀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之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皆讎之反殺謂不以義殺也是為周公復讎之法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不受誅謂父無受誅之罪也是為孔子復讎之法由是觀之則知司馬之滅漢是誠反殺者邦國且讎之而况嫡胄乎况漢又不受誅者而其讎可不復乎故裕之滅司馬庶乎殺人而義一以報其反殺之讎一以白其先世無受誅之罪若並列于司馬則其

罪輕重有差矣或曰古者敵怨不在後嗣此遠讐惡
乎後耶予曰齊桓公復九世之讐何不以桓待裕也
或又曰裕為晉臣而其君固可弑耶予曰以晉臣律
之則必誅其逆以漢胄矜之則必侈其孝惜乎裕之
昧於學術不以此孝為仗義之本但以此逆為快志
之策况國號不曰後漢而乃曰宋以自陋此愚於漢
之三后所以又為一於邑云

隋

愚閱史至東晉而暨五胡而又暨南北兩朝竊恨三
年間天下分崩離析誠若邵子所謂衣敝瓜潰之
象上則篡焉弑焉而萬乘之位有如傳驛下則兵焉
役焉而蒼生之命有如螻蟻嗚呼彼亦一天時也一
人世也而生其間者何若是其不祿耶及觀楊隋平
江左而混南北則暢然喜曰天下一統矣太平在是
矣然可喜者無幾而可恨者彌甚試以其畧言之彼
東晉以來篡君者有矣誰若隋文弑君之族乎弑焉
者有矣戮焉而使其靡有子遺者無也弑君者有矣
誰若煬廣之君乃即其父乎弑父者有矣弑父之一

夕而遂逼烝乎父妾者無也他如陰山遼左之兵洛陽通濟之役使肝腦塗地堆骨如山蓋將盡四海之噍類而一空之嗚呼生其間者又何若是其不祿耶夫文帝初政綽有可嘉議者姑舍是矣獨怪煬之惡態慕秦皇漢武之為而竟墮孫皓陳叔寶之列至得床簀以裹屍其亦幸也已矣雖然不有煬之惡安得唐之治乎故曰為唐毆民者煬也

隋書誠節傳

皇明方遜志先生作蘇威論有曰隋氏父子之遇群

臣詐寵而威後之雖將相之貴少有疑隙則箠殺於殿庭之間凡仕於其時者皆挫辱之餘無耻之人氣不足以有為節不能以自守其屈身於盜賊固勢使之然豈足深怪哉夫先生此論蓋斥蘇威之不臣而因惡隋氏之不君吾恐當時諸臣皆蘇威矣間嘗展翫誠節一傳而知忠義之在人心雖暴君亂世有不能自息者何也考之孔子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而所求乎父者弗論曰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而所求乎君者弗論蓋子不待父慈而後孝臣不待君仁

而後忠也彼隋末臣民孰無時日曷喪之念苟得易
一君焉諒不惡如煬也不惡如煬則必脫箠殺之慘
而就富貴之樂凡有知者誰不欲哉况隋祚殄矣諸
子一無所利矣顧皆有守有為而奮死以報行同禽
獸之故主嗚呼此心誠有不能自息者乎按皇甫誕
以不屈漢諒死游元以不屈楊玄感死張須陁馮慈
明以不屈李密死楊善會以不屈竇建德死劉子翊
以不屈吳棋子死堯君素以不受大唐金券死若張
季珣兄弟三人之死則尤古今罕見矣是故魏徵立

傳特以誠節為名夫節而謂之誠者言其出於此心
而一無所利云

唐高祖父子

祖父取天下而使子孫為天子者歷代皆然矣子能
倡義取天下而致其父為天子者惟唐太宗也父於
其子之天下而不得擅一權專一利者凡如漢高之
父皆然矣若以一子取天下而以諸子享天下者惟
唐高祖也然則太宗之為子其真子也已矣高祖果
亦父乎哉於建成則雖天下未定而立儲之太早於

元吉則雖并州失守而溺愛之不明優柔以聽其讒
因循以養其釁卒使二子之於太宗也享之不足遂
欲從而奪之奪之不足遂欲從而殺之嗚呼使太宗
而安受其殺耶則天地神人之所不甘匪惟太宗之
所不甘也抑亦遜之以位而避其鋒耶則太宗之所
以取天下本欲濟天下也以二子之庸劣而可遜之
以禍天下乎於是周公之事有不得不藉口者矣君
子僉謂殺二子者太宗之惡而不曰殺太宗者二子
之謀余是以特為太宗解之太宗其有靈乎未必不
以余言為知已也

唐太宗

或問唐書贊太宗曰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
庶幾成康是何褒飾之太過耶余應曰匪過也於湯
武特比其迹也不比其心也比其心者以德比其迹
者以功也於成康則但庶幾焉耳矣庶幾焉者僅許
也蓋風聲氣象之相似也非躬行實踐之相侔也雖
然曷不折諸范公祖禹乎公之唐鑑曰賢君不世出
自周武以來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以來又八百

一史部文選 卷之六
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如此豈不難得哉然則
論太宗者縱不為唐一代重亦當為八百餘年天下
重也是故愚敢評之曰太宗為商周之湯武則不足
為西漢以來之湯武則有餘以成康而學太宗之創
業則不足以太宗而學成康之繼世則有餘

魏徵

太宗之寵用魏徵也蓋謂使功不如使過也魏徵之
善事太宗也蓋以恒過然後能改也上以過使下以
過進其君臣會遇之初殆相固於術中而兩非誠意

者乎何也帝之待小民如縱囚一詔其待大臣如李
勣一點是英雄鼓舞天下無所不用其術矣况其於
魏徵也有甚難處者乎讎之則不忍棄其才用之則
不能釋其讎帝乃擇斯二者而工一術焉意豈不曰
釋其讎則以容人之量示天下而天下之舊隙皆安
矣用其才則以知人之明示天下而天下之賢俊皆
來矣以故聽納於徵者凡二百餘奏而魚水之歡反
倍於開國之諸將夫古之使過者有矣未有如帝之
享乎使過之益者也徵自少通書術輔導建成嘗以

早除秦王為勸夫不知建成之不足與有行是為不
智若知而勸其亂是為不忠犯此二過卒使建成敗
焉及帝有闕吾兄弟之責此其危何如也使徵而諛
詞怖色以求生則帝必薄之矣由是徵之設術以自
衛者其色則舉止自若也其詞則曰太子若從臣言
必無今日也故帝以為蹇直而遂有諫議之命則徵
出死而生顧得不世之殊遇其自効自贖以展盡經
綸者豈非恒過之所激哉君子曰與其有過而兩忍
孰若無過而兩忘與其以術而相圍孰若以誠而相
孚嘗觀殺田舍翁之言停婚仆碑之事乃知術之終
莫能揜其可慨也已雖然貞觀之治力行仁義者此
君此相之功三代後絕無也

李淳風

愚讀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而惜太宗之於
武氏何其隱忍養成而自詒之戚若彼其慘耶迹其
栽植禍根而保有武氏者李淳風也初帝以女王武
王之讖細猜而遍索於凡曰女曰武者若李君羨之
官稱武衛幼名五娘亦且枉殺之况乎女而姓武者

一 史記文選 卷之六
耶及淳風曰其人已在宮中帝即悟之曰我求而殺之柰何夫帝之此言此意諒其必在盟矣盟者帝之新寵也以帝之英明而豈昧其新寵之姓也雖曰求而殺之蓋祗席之間無待乎求者也帝之意誠不忍以難盡信之讖而殺乎難再得之色故以柰何一語取決於淳風使淳風而如王魏焉則豈無傾國之慮亟勸帝殺之耶夫帝於廬江美人將納矣而王珪以女戎諫巢刺王妃將后矣而魏徵以辰嬴諫此二公之所以為賢相而善於制治保邦者也淳風一術士

固無怪其智不出此矣獨怪其言曰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嗚呼信如此言則改唐為周之際盟固老矣慈心果有乎為禍果淺乎天雖不生壯者而唐之子孫又何遺類之絕寡乎夫所謂或生壯者之慮是猶慮壯虎之倘遭而先自求死於疲虎者也為國除害急於除虎而可若此其為說乎究淳風之志特欲訂其禍以神其卜而安危治亂本非其責矣論武氏者輒以李世

勤許敬宗為恨而不知禍根乃在術士之一舌然則術士其可畏也哉

王求禮

桀紂以後人君之酷虐者莫如秦皇武后然秦皇之殺諫者如彼其多而武后之所殺者甚寡何哉秦皇之惡公為之也不慮人之揚之也諫之者揚之而其怒以觸矣武后之淫私為之也惟恐人之知之也后意豈不曰吾若怒諫而殺之則人必究其所諫者何事所殺者何由是欲蓋而彌彰非所以自庇之道也

於是陽施耐諫之容而陰享拒諫之樂勉忍一人之議而安取衆佻之歡此其深情狡智所以能用乎王求禮也是時僧懷義得幸於后出入椒房求禮表請闈之庶不亂宮闈而表寢不出夫后之悍兇猜忌不以一毫挫於人矣求禮此言直將破誅其肝膽而后佯為不省以寢其奏則彼之自庇之道殆秦皇亦未能耶雖然禮自有以見重於后也比為拾遺御史有明堂凋飾之諫有停俸助軍之諫有主荒臣佞兩雪為灾之諫皆后之所歛衽起敬者其人呂蓋狄仁傑

之亞也然則后而有是臣正若秦而有茅蕉乎曰之
兩臣者其遭時同其敢諫同但禮不避辱而蕉欲求
榮夫是以不同

明皇

石守道論明皇殺三子封牛仙客而斷之曰明皇怒
九齡不順已善林甫能承意貶九齡而相林甫此明
皇之不察也愚曰此之不察奚恠乎明皇耶蓋知人
則哲惟帝其難之是古之聖君且然况皇乃中人之
資乎獨怪其所不察之尤者貴妃也祿山也夫禮之

男女之別不相授器不通乞假一梳栲而不同一篋
笥而不俱一漏浴而不共夫婦且如此矧非夫婦哉
故雖至愚極賤者凡覺其妻妾之私於人也則必怒
焉詈焉殺焉而不勝其耻焉者乞人皆然矣彼玄宗
於祿山之亂貴妃何昏、乎太不察耶引之入宮是
自啓其姦烝之路使之拜母是自媒其媾合之緣賜
之傾國之富以賞其淫縱之通宵之樂以饜其欲三
日洗兒則裸戲於椒房而不以為忌與妃對食則同
牢於胡虜而不以為嫌然則皇豈真不察哉佯為不

一史書文選 卷之六
察以中貴妃之所愛耳嘗觀妃愛荔枝皇乃竭民力以取貢推皇之此情得非以祿山為人中一碩荔也耶問者曰高宗中宗之處惟薄病皆坐此子何不責而獨責玄宗之甚也予應曰高宗庸中宗闇於予與何誅玄宗能察開元之萬機而不察天寶之二妖予是以深為唐室嘆云

張九齡

迂愚讀唐史至開元二十八年見荊州長史張九齡卒乃盡然嘆曰曲江公之不幸其明皇帝之不幸乎

公若不死則帝將復用而可挽開元之治乎及企想移時則又欣然喜曰帝必不用公矣公之死寔公之幸乎公若不死則必死於林甫祿山之手乎夫林甫之姦祿山之叛舉朝不能知而惟公灼知之舉朝不敢言而惟公力言之是兩賊之啣公者磨牙淬劍久矣向使公壽少延而待兩賊之張熾則其禍當何如耶然天之佑賢之心公之自全之道乃得優游家食而易簣于牖下嗚呼古之忠賢凡為奸臣叛寇之所嫉者粉身夷族接踵相望而公獨身名兩全以收一

丁史補文選 卷之六
代宰相之完福卒之天定勝人尋有縣伯之封有文
獻之謚有司空之贈而林甫有斲棺之慘祿山有所
腸之痛然則忠賢奸叛之獲報毫厘不爽人臣其知
畏也哉

代宗

唐自太宗以後幾乎無唐者屢矣至玄宗而社稷始
定是亦中興之賢主究其卒也何反不如代宗之全
身保國耶嘗謂玄宗平禍亂而驕代宗歷禍亂而懼
夫驕者之必敗不但一玄宗也試以代宗論之而深

有取其懼心焉懼一也有懦而懼者有警而懼者懦
則漢桓靈晉懷愍之流其不足惜固矣警則聖賢之
盛德孰料代宗而亦然乎蓋帝自少從其父祖流離
顛沛出入干戈矢石之間誠所謂操心危慮患深者
故於李光弼僕固懷恩則皆追念其功而優容以待
之於元載程元振魚朝恩李輔國則雖知其當殺而
隱忍以處之帝意若曰疾惡甚者必速其亂捕賊急
者必被其傷是以緩圖舒究而不敢輕發以動釁蓋
父祖之難警之也或曰警之太過不亦失而為懦乎

下吏部文選 卷之七 五
應曰元程魚李四凶皆能以次除之此其所以全身
保國也而豈懦乎哉

盧懷慎 盧奐 盧杞

世臣與國同休戚蓋其義也亦其職也其義則世受
國恩於休戚不忍不同其職則世為國輔於休戚不
容不同然而所以同者則存乎其臣何如耳其臣世
濟其美則國有休而無戚若子良子皮子產太叔之
相鄭闞辛闞禦疆遠賈遠之相楚此列國所以荷麟
筆之褒者也其臣世濟其惡則國有戚而無休若尹

氏立王子朝而階亂崔氏出下衛而怙權此公羊所
以著世卿之譏者也愚嘗竊此春秋之義以窺歷代
之世臣多矣獨於唐之滑州盧氏有不勝其喜愕者
焉黃門監盧公懷慎始事中宗以直諫著 柯玄宗
推遜姚崇協成開元之治雅性清儉散祿姻友妻子
不免飢寒瀕死恐帝倦勤特以儉人乘間為慮於
家教漸磨二子傑出奐以脩整為吏刺陝州守南海
能却都會之物產抑中人之市舶其治勦蕪白直與
宋璟齊名奕以祿山陷東都乃自朝服坐臺波執

殺之即數祿山罪徐顧賊徒曰人臣當識順逆我不
蹈失節死何恨臨刑西向再拜而辭罵賊不絕口逆
黨為變色肅宗下詔謚曰正烈由是觀之則知此三
臣者國休與休國戚與戚其真世臣也已矣惜乎正
烈為父而杞為之子杞之深姦極佞為唐貽伊戚者
至於終唐之世不可救藥夫以懷慎與奕之忠於累
朝宜其不顯亦世以食無窮之報夫何藍面一鬼鼓
妖扇禍而家風國祚盡斬於其手此其故何哉愚謂
世臣之得失係乎本朝之盛衰故削國之德宗既出
滅家之盧杞遂進是猶晉將衰矣而却鑒之子有却
超宋將衰矣而韓琦之後有侂胄蓋氣化盛衰相尋
人事得失相應此理之常不但一家一國為然也嗚
呼論黃門正烈者但當以氣化而惜其後裔之醜論
杞者則必以人事而律其辱先之罪

憲宗

范公祖禹論譚忠說田季安得以中人承瓘為將乃
天子自為謀將誇服臣下曰憲宗欲自有其功故任
中人不任將相是天子與臣下爭功也何其不廣哉

觀范公之此論則知當時之將承璫者討王承宗也
討承宗則其功小而易平蔡鄆則其功大而難夫帝
於功之小而易者且爭之矣况於大而難者乎及帝
不以平蔡鄆事付史官則公又論之曰憲宗勞而不
伐有功而不矜此大禹之德也豈不賢哉又由茲論
推之則帝之爭彼而不爭此者愚謂其必無是情也
蓋爭彼者好名也不爭此者亦好名也夫爭彼者好
功即好名也不爭此者好何名耶裴度請付史官之
際帝特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帝意蓋謂出朕

志則人必以朕為好名矣夫不欲人之謂其好名此
正所以為好名也孟子曰好名之士能讓千乘之國
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帝之蔡鄆甫平而驕侈
即肆何其見於色之太驟耶

穆宗 敬宗

明主之美莫大於行諫昏主之惡莫大於罪諫行諫
則無美不成罔不與罪諫則無惡不濟罔不亡若夫
不罪諫亦不行諫者求之於唐其惟穆敬二宗乎夫
不罪諫似乎明不行諫似乎昏似昏似明之間此何

史部文選 卷之六
等主耶迹其似昏者少年之多欲方熾似明者赤子之良心尚存也試以大畧言之穆宗即位年二十六出赦陳倡戲觀手搏則楊虞卿趙知微諫重陽飲大宴則鄭覃丁公著等諫幸華清宮則宰相帥兩府諫皆不行亦不罪焉敬宗即位年十六視朝稀晚則劉栖楚諫遊宴無常則韋處厚李德裕諫幸驪山則李絳張仲芳等諫其中雖嘗賜錦綵答優詔而不之罪然亦不之行焉蓋彼皆赤子長成未久良心尚存故能隱忍諸諫又皆少年情欲自放故不能行其所

言是則信乎其昏而不明者也卒之存良不足以收放而父子之荒淫兩皆歿矣嗚呼兩昏則固彼之自溺也兩歿則如天之斬唐何

杜讓能

夷考唐之昭宗銳志恢復先烈而時事莫救姦臣如彼其擅權也宦官如彼其驕恣也藩鎮如彼其跋扈也天下之釁鴟張蟠結而不可解一時大臣竭忠排難僅有杜讓能一人愚於是按杜氏之列傳而喜為之颺言曰尚書左僕射杜公讓能其成公如晦之七

世孫乎七世以前如晦佐太宗開基啓運以始乎唐
七世以後讓能佐昭宗扶危持顛以終乎唐一則元
勲碩望屹為鼻祖之雄一則勁節孤忠繼為耳孫之
傑首尾一脉交輝於三百年間自古功臣之家多矣
未有茲焉其比者也姑以其同時言之若魏公之有
魏謩梁公之有兼謨雖云故家賢裔已不可廁僕射
之末列况昭宗諸臣莫非要結藩鎮者乎故曰僅有
讓能一人信乎唐之三百年間養育英才而臨亡之
際忠節惟此一人也肆彼成公其有光於地下乎使

成公而復起亦必羨乃孫之不可及矣何也大凡處
順易處逆難為成公易為讓能難慷慨而死易從容
而死難蓋成公際昌期遭真主有富貴而無患難其
順易何如也僕射公始從僖宗方關東兵興書詔之
叢浩事機之紛冗皆一身膺之無所遺筭及帝避兵
夜出鳳翔公隨帝間關險道不暫去側恒以世蒙國
恩為責臨難苟免為耻迨昭宗時李茂貞犯闕之兵
來矣崔昭緯賣國之譏出矣而帝之討議乃獨於公
乎屬焉此公之所以逆而難也茂貞進攻三橋請誅

公公曰請以臣為解上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公刺史再貶司戶茂貞勒兵不解復請誅公公遂死此其死也一何從容之甚耶嗚呼此成公之所以必羨其孫而自古之所以未有其比也愚讀唐史甫畢見彼一家全美如此譬若倒篋之餘忽得重寶是以不覺歆艷之至而特此一擊節云

五代

五代之世其天之未定之時乎夫天之體物日監在茲自其常理論之固未有不定也然常者有時而變

故周之平王東遷以後乃致小雅之詩曰民今方殆視天夢之是天之未定也及又曰既克有定靡人不勝則其厭亂之心有待於天定者亟矣此不但周末為然也夏商之末則亦有然者大雅周公之詩曰皇矣上帝求民之莫維彼二國其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夫二國謂桀紂也天以桀紂不獲其政而求民莫於四國之間得非其意之未定乎夫維其意之未定也是以桀紂幽厲之亂天若一無所知而生殺予奪誠謂夢之如者予於此例觀兩漢之末比之皆

然而唐末之五代則尤甚焉凡皆以人勝天而非天定勝人者也蓋五代諸君或以盜賊起或以夷虜起或以黥髡起或以丐養起以至僭竊紛々聯群袞冕忽焉生忽焉殺忽焉與忽焉奪朝廷若傳驛興亡若優戲此其天之未定奚待讖卜而後識耶唐之明宗有見於此故其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意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是其求定於天之意信乎一賢主矣向使諸君皆有此見則安於其莫之為聽於其莫之致有順天之昌而無逆天之亡矣何至八

其姓十二其君而五十年間逢此百罹也哉宋諸儒之論此而責其人事者悉矣肆矣愚獨惡其人事之勝天時也故又表其天時之異以為世主之善事天者勸

宋太宗

太宗帝紀云雍熙二年四月帝召宰相近臣賞花于後苑謂之曰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於是曲宴釣魚習射令侍從詞臣賦詩愚於是究觀太祖在位十七年但見其經營混一之

不暇未見其有是樂也及帝改元已九年亦未見其有是樂也此而忽有是樂者其故何哉帝以恭儉之質好文守成必非驕奢淫佚濫為此舉也吾想太祖之憂以未混一於天下太宗之憂以未混一於家庭迹帝之九年以內其家庭大故若興國四年德昭列矣帝弗樂也興國六年德芳歿矣帝弗樂也興國七年罪廷美貶涪陵帝弗樂也雍熙元年廷美死矣而帝踰年有是樂者豈非以其家庭混一然後快於心歟廷美訃至之日帝非不欲即時燕樂也即時燕樂

是自揚其殺弟之隱微也於是先賜京師大酺三日待至踰年物議稍定而此樂不自禁矣故其言曰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嘗以其時考之江南飢饉西夏用兵不可謂之無事而特幸此樂以自快是樂也豈周王棠棣之歌所謂兄弟既具和樂且孺者哉及觀楚王元佐乃帝之長子最鍾愛且知廷美無罪力為救解而帝不之聽則帝欲廷美之死久矣欲其死而遂死此帝之所以樂也夫帝亦非樂其弟之死也樂乎天子之位終於一己之獨得而次該傳授

史記文選 卷之六
之人一網皆盡也蓋帝之戀位之情豈但忌其弟哉
真宗為太子京師民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
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嗚呼帝
之忌其子且如此而况弟乎而又况姪乎此弟姪之
必有是死而帝之必有是樂也

杜太后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小不忍者婦人之仁其一
也愚於杜太后之遺誓而見孔子斯言誠其所謂百
世可知者乎粵自禹之傳子創為世世不易之定法

若兄弟之相傳則甚難處矣惟其難處故聖如伯夷
叔齊太伯仲雍皆一逃以自躋賢如唐之文皇則一
阬爭殺矣夫孤竹君周太王唐高祖之傳位且致其
子之或逃或殺彼杜后一女流有何開國承家之見
而囁為此誓以亂子孫之大謀耶其誓太祖曰汝萬
歲後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噫此所以
為婦人之仁也史稱后治家嚴而有法故以國之傳
位比諸家之分產而欲均惠於子孫殊不知周惟一
鼎豈容七國之環視秦惟一鹿寧許群戈之共逐彼

趙宋甫創但以德昭繼太祖則孟子定于一之義得
矣夫何一誓珎藏聯名並約而兄弟三支儼然有環
視共逐之象蓋嘗以此誓而近取譬焉太祖得一蟬
於後周隨以太宗為捕蟬之娘又隨以光美為啄娘
之雀又隨以德昭為擊雀之彈是其兄弟叔姪富貴
之相同者未必於倘來而後先之相忌者已迫於見
在由是太宗之貪心熾趙普之姦計入而誓中四人
摧滅殆盡然則后之此誓信乎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者也說者稱其知社稷之至計是何言歟

王旦王欽若丁謂等

古之論朋黨者司馬公曰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
得勢則排君子歐陽公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
同利為朋未聞君子得位而徇小人以屈其道者亦
未聞小人得勢而倚君子以濟其利者徇小人則所
以為君子者盡廢宋之王旦是也倚君子則所以為
小人者益工王欽若丁謂等是也夫真宗封禪天書
之感君子之所謂病狂者也當時構成此惡蓋王欽
若丁謂主之陳彭年劉承珪林特佐之而時人目為

五鬼夫鬼之為說有四彼封禪主於事鬼一也偽稱
天書有如遇鬼二也邪誕聯群若魑魅魍魎嘯聚黑
夜三也欺君可殺狀類唐之鬼朴四也此其同利為
朋而勢排君子也必矣然王旦亦君子也乃不為其
所排而反為其所倚何哉初議封禪帝沉思曰王旦
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是君臣
畏旦之心惟以其一言為行止使旦如孫奭魯宗道
之忠則此議立寢矣史乃曰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
去則帝遇之厚去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此大臣之至義也旦不能諫又不能去况乎業已同
之則其同為小人而不自別於五鬼也較甚議者比
之馮道雖哉有見乎或曰旦於欽若之言勉從之
非出本意而臨終自悔此亦似可矜者答曰旦以碩
德重望為景德以前之賢相夫何美珠之賜一餌其
貪今日兼封禪汾陰使明日兼玉清昭應使容悅詭
隨甘為五鬼之領袖斥之則同為小人也矜之則君
子而未仁者也

寇準 韓琦

寇公卒歸葬西京人皆設祭于路折竹植地掛紙錢
焚之枯竹盡生笋韓公登第時唱名未終太史奏五
色雲見未幾色暎殿庭論曰二公之一終一始其感
應如此耶造化之於人事其相徵不相離又如此耶
夷考韓之德業無愧伊周固非寇之所及矣姑以二
公之畧言之寇忘身殉國守道嫉邪而宅無樓臺清
德炳著其論建太子謂不可謀及婦人中官近臣澶
淵之幸力沮衆議使三十餘年邊無牧馬韓相三朝
立二帝以安社稷文致太平武定亂畧四夷八蠻想

聞風來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其盡力事君死生以
之之言純然聖賢之心事此其品列雖殊而要皆一
代大人君子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又曰言行
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是故寇之既終而地道應於
竹韓之始進而天道應於雲稽之易義不其信矣乎
難者曰浮雲聚散夫何預於人事而枯楊生稊則此
竹又奚異焉顧以牽合二公之事無乃史氏之誇乎
迂愚斷之曰雲為韓愈而開笋為孟宗而出造化之
昭格於忠孝每矣君子寧不誇之以為大人君子勸

王安國

人情之在窮約患不得富貴之門耳得其門則須攀
狐媚何所不為甚而滅身家禍天下者更僕難數况
同氣之親秉握勢利而能不為其所溺者百代幾人
耶若武攸緒之避則天司馬孚之遠懿昭朱全昱之
責全忠蓋僅一見而孰知平甫王公大有過於彼三
人者乎夫安石以變法之權蠱惑神宗號令四海諂
附之者呂惠卿鄧綰張璪李定之徒立致富貴而韓
絳頗賢且亦俛首其列矣公為安石之親弟年過四

十始名薦書任教授其窮約何如也及帝以安石弟
之故特賜召對使公而少阿其語則豈不為綰璪諸
華要耶公乃對神宗則稱漢文抑王猛而願帝以堯
舜三代為法論其兄則以其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為
恨又嘗諫兄不聽則哭曰吾家滅門矣責曾布則怒
曰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而自時厥後尋即歸田
焉陳無已序其文集曰惟其窮愈甚故其得愈多信
所謂人窮而後工也嗚呼如此言如此行而終於如
此窮其視乃兄如彼志如彼法而遂能如彼達者果

孰得孰失哉君子慎無以窮達論人物也

徽宗

真宗好鬼而宋治衰神宗好利而宋亂作道君兼此
二好而滋其惡焉則亡宋者君也非金也夫彼二宗
者一以慈仁著一以勤儉稱其不至於亡國也固宜
柰何道君不師其美而但師其失慕彼用欽若丁謂
造天書之誕則亦用靈素虛白等而道教益誕矣慕
彼用安石惠卿肆聚斂之苛則亦用蔡京童貫等而
稅法益苛矣其道教則和陽宮安道象也坤元殿降

天神也置道階也求道經也立道學也會道衆也以
徽號上玉帝也以籙院冊教主也其稅法則科蘇杭
以製器也更鹽鈔以輸錢也復榷茶法也鑄當十錢
也收經制錢也科免夫價也天下坑冶金銀悉輸也
京東西路民田皆括也是祥符熙豐之所聞見者而
乃并見於一時故曰兼二好而滋其惡不亦信矣哉
嗟乎君也者天之子民之主也以誕事天則天怒以
苛取民則民怨真宗神宗之所幸延者其容復延乎
然則亡宋者果非金也君也

高宗

壽為五福之先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頌壽以成業者商詩曰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蓋不壽則不能成保後之治周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蓋不壽則不能成作人之治甚矣天子負荷之重故其所賴於壽者豈夫人之比也余觀宋凡十六主惟高宗一帝壽至八十六歲而在位三十六年乃能延永一百五十年南宋之業此其天時人事得無可求之故耶蓋凡駘虐者不壽而帝則仁恕矣苛察者不壽而帝則溫

厚矣荒淫者不壽而帝則恭儉矣况肅王為質於金既已被羈而帝復赴金師焉徽宗一朕幾乎斬盡矣幸而太宗仁宗之遺恩在世是以宗澤之數言磁民之群諫脫帝於狂虜之口而使之再生焉所謂大難不死必有後祿者也且金劫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至其軍者流離顛沛三千餘人夫乘除之數循環相通彼三千餘人之禍轉而為高宗一帝之福則其享此壽延此業蓋天之注意而為之者也雖然孟子曰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聖賢之所貴者在德不在

壽必如詩之所稱商周之主然後不負其壽若梁武帝壽八十六矣佛教所惑而召臺城之難唐明皇壽七十八矣女色所煽而取馬嵬之辱高宗既無明皇壯年撥亂之才亦無武帝晚年致亂之過然而棄父才忘讐敵絕忠義信姦讒故南宋之苟延也雖幸其壽而北宋之不復也可恨其德

韓世忠

宋中興諸將先正皆以張韓劉岳並論然名並而實不並也張俊黨檜殺飛其罪不在檜下光世雖得

卒心然但庸才耳魏公以厥子真儒益見隆重顧乃行師屢挫而枉殺曲端其遺譏不少矣惟韓岳二公齊休萬古一無訾議予每哭武穆之奇禍則未嘗不羨蘄王之全福也夫宋之讎金若漢之讎魏而蘄王勇敢忠義事閔廟社必流涕極言屢詆和議誠如孔明所謂漢賊不兩立者而其大儀淮陽等戰殆猶八陣七擒之畧乎武穆之禍酷如信之族越之醢而王之軍吏景著已為檜之所捕王若不智則莫須有三字幾欲蹇連於王者豈如也王乃決子房高蹈之

見而連䟽以乞罷殆猶赤松辟穀之遊乎古之將相
功成身退享全福保後裔者莫郭子儀若矣王之杜
門謝客口不言兵跨驢携酒縱遊西湖以自樂澹然
若未嘗有權位者凡十年部曲俱秉將旄而三子皆
登顯任又庶幾汾陽之晚節乎夫子房孔明子儀三
賢之忠之智皆聖人之徒王雖未得其心而得其迹
者實多矣是故比張劉則其功莫及比武穆則其福
莫倫信乎其於諸將蓋名並而實不並者

孝宗光宗

孝親者必有孝子之報逆親者必有逆子之報此固
天道之好還要亦家教之沿襲也逆者不必汚清議
矣若文王孝王季而武王周公之事文王遂謂之達
孝曾子養曾皙之志而曾元養曾子之口體亦不失
其為孝是聖賢之垂訓尤當責備帝王者矣而宋孝
宗之竭力於高宗也胡為乎致光宗之反其報哉孝
宗為高宗之繼子以義而強合者也乃能承順二十
六年孝養備至升遐之旦哀慕尤切而三年喪制卓
為千載一人矣惜乎光宗為孝宗之親子以恩而天

合者也顧乃受制悍妻亟立其子而敢逆其父父病
三年問安止於六次及父升遐即旦不能成服嗚呼
以孝宗為孝子而得此逆子之報然則天道之不足
憑家教之不足恃如此耶識者曰堯舜不能以家教
行於子况後世乎載以天道窺之則太祖之嗣久屈
而當伸故孝宗如此之賢趙氏之業久延而將廢故
光宗如此之闇

天監濟王

濟王竝為史彌遠所殺當時後世莫不寃濟王而罪

彌遠罪之者蓋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寃之者
識王之自取耶人主皆知樹子不可易皆於親
忍易然漢高祖以惠帝為可易矣唐太宗於承
忍易矣此二君者聖賢之流亞也而且不曲宥其親
子如此由惠帝之柔懦承乾之荒淫固有所以致之
者耳况濟王非楊后之親子乎况彼招尤而速禍者
其失有三乎后雖悍實王之主母寧宗既崩則王之
所恃怙者后焉耳顧以后之專國之事與彌遠之惡
並書於几上而擬為他日快心撥反之圖此其不能

順母一失也彌遠之惡深根固蒂非儲宮幼主可以
輕議且南面威權尚未入手而乃以瓊厓之謫新恩
之呼犯其怒而鼓其毒此其不能遠害二失也真德
秀時兼宮教使王而聽其言焉則何患不如英宗孝
宗之繼統哉惜乎德秀諫曰孝慈毋敬大臣則天命
歸而彼乃置之不聽遂使德秀力請以去此其不能
從善三失也嗚呼一人三失而雪川之變非其自取
也乎寃之者曰竝之厭悍后疾姦臣此大有為之志
可不錄其志而恕其失乎是不然孔子論易曰亂之

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
身竝之不容母后也是謂臣不密其疾姦太驟也是
謂君不密吾故追而責焉以為太子處危疑者之戒

南湖先生文選卷之六終

不請



程